

9日,收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系务会的道歉邮件后,该系台籍教授程曜终于停止了长达5天的绝食抗议。

去年,分管清华大学微纳米力学与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微纳米中心”)知识产权工作的程曜,发现该系官网发布的个人简历未经其本人同意,就将部分涉及其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资料在网上公开,侵犯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开始与系方、校方沟通协调解决此事,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系方一直未撤下相关网页。今年10月4日起,程曜开始绝食抗议。

该来的道歉终于来了,程教授可以不必继续忍饥挨饿了。不过,此事之荒唐、之不可思议,实在超出了

# 这种严肃学术的态度,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正是当下所缺乏的——教授为改简历绝食,谁荒唐?

常人的思考范畴。

鲁迅先生在八十多年前就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现在,八九十年过去了,一个著名学府的教授,为了改个简历,竟然都需要绝食,一些高校的官僚习气之难移,又让人“随时受不了”一回。

此事发生在著名学府清华,一个培育了若干IT精英的大学,而修

政教授的网络简历则是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操作,可就是这样的一桩小事,竟然拖了一年没有解决。如果不是程曜宣布绝食,并每天在网络上公开直播,闹得不可开交,此事不知还要拖到何时。

从近几年的报道看,程曜教授是台湾省籍,很有个性、敢讲真话,曾经发表文章批评清华的教育,在涉及个人权利的事情上也敢于较真。或许,在某些高校的管理者看来,他属于那种经常“找

事”、不服管理的类型。可是,程曜教授的所作所为有什么错呢?哪一项不是他的正当权利,为什么要遭受如此刁难?

教授绝食抗议,足以见证某些高校、某些沓冗里的官僚习气是何等严重,而且强大。如果不是在网络时代,外部舆论场能够介入一所高校的内部纠纷,其自身是否具有自我纠正能力,值得怀疑。

这个事情虽然解决了,不管是清华还是其他高校应就此事有所反

思,一所大学的清誉实在经不起一再损毁。建立现代大学教育体系,绝不是说说而已,就从尊重每一个教授的意见开始,不要让人再看到那些高校院系管理者的傲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程曜教授为个人简历较真的做法也值得深思。这种严肃学术的态度,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正是当下我们所缺乏的。清华应该珍惜这样的教授,以拥有这样的教授为幸。

新京报 (于德清)



## 德国曝学生集体腹泻事件 祸首疑似产自中国的草莓

### 调查显示或因不当操作导致

德国上月底爆发了最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上万学生集体腹泻,有媒体称“祸首”是产自中国的草莓。德国政府和研究机构9日发表声明称,事件起因很可能是学生们食用了未经过充分加热解冻的冷冻草莓。

记者在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网站上看到,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及研究所9日发布联合声明,称自上周末以来,德国未报告与此类集体腹泻相关的新增病例,可以说急性胃肠道感染事件已结束。

从9月下旬起,德国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图林根、萨克森-安哈尔特5个州陆续有学生出现腹泻、呕吐等急性肠胃病症状。据统计,已发现的学生感染病例超过1.12万,数百所学校、幼儿园等机构受到影响,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食物中毒事件。

联合声明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腹泻源于学生们食用了未经过

充分加热的冷冻草莓加工制品。调查人员在患者身上和部分草莓样本中检测出可导致急性胃肠炎的诺如病毒。据称,诺如病毒耐冷力极强,但加热至85℃左右可将其杀死。德国东部当地的联合工作组在调查索迪斯承包的工作厨房时发现,至少有10家厨房在未充分加热解冻这些冷冻草莓的情况下,就将其加工成了食用产品。

为这些学校和幼儿园提供校餐的是索迪斯餐饮集团。据媒体报道,引发集体腹泻的“问题草莓”是从中国进口的,原产地为青岛。

事发后,相关供应商已经召回从中国进口的冷冻草莓。不过,德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声明中没有提及草莓的原产地。

北京青年报

喜福来红蛋

10元左右一份 送给亲朋好友

30元以上一份 送给重要朋友

欢迎登陆: www.xifulai.com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有所养”正成为越来越迫切的时代课题。在一些城市,原本承担“托底”作用的公办养老院,正在自主经营中慢慢变味儿:条件优越的养老资源被“特权”老人争相占用,而普通老人却因挤不进大门晚景凄凉。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家养老院发现,原本接收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公办养老院,因“物美价廉”成为“特权”老人争相享用的“蛋糕”。

若不是门口挂着“广州市老人院”的招牌,恐怕有人会以为误闯了桃源仙境:小桥流水,绿树成林,一栋栋别墅舍俨然。79岁的高伯退

# 养老院的门槛究竟有多高?

## 城市公办养老机构“逐富弃贫”拷问养老公平

休前曾是一名副处级干部,在这家公办养老院已经住了10年,每天生活过得怡然自得。

“为进这家养老院,我找朋友打了招呼,院领导看我年轻、身体好,还让我发挥余热哩。”高伯向记者坦承,自己每月能领到8000多元的退休金加补贴,而包括住宿、伙食、护理等费用在内的养老开销每月只有1300元,入住几乎“零负担”。

眼下,找关系、打招呼“插队”入住“火爆”的公办养老院,已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在“一个床位千人等”的北京市第一福利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住进来的老人一般都要托关系、批条子,住“一福”已经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

然而,在“特权”老人风光无限的背后,一些真正需要入住公办院

的困难老人反被拒之门外。为给90岁高龄、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找到一个公办养老床位,广州市民李女士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城区,得到的答案却是:无论市属、区属都要排队。

无奈之下,李女士只好花3万元的赞助费,把父亲送进一家民办养老院。“就算我们能等,父亲的身体也等不了啊,”李女士说,“其实很多养老院并非没有床位,只是不愿

接收失能老人,拜高踩低,把养老责任撇在了一边。”

公办养老院是国家事业单位性质的保障机构,应优先接收城市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低保老人等弱势群体,通俗讲就是发挥公共养老服务的“托底”作用。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王辉告诉记者,近年来,受财政投入限制,许多公办养老院选择“适度自营”,面向社会开放部分床位,接收自费入住的老人。但在自营过程中,随着自费床位的逐渐增多,公办养老院的“托底”作用正在慢慢变味儿。

新华社 (毛一竹 罗争光)